

全
華
叢
書



金華叢書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

以飲工

九年

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
工公愧悔之心隱然而生本欲廢知氏緣此遂止看
此一事猶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大抵三代
以前諫官無定職各隨事以諫膳宰乃飲食之官其

職甚賤到得晉平公時尚能一舉爵轉移平公之心
蓋風聲氣習相傳未泯後世工執藝事以諫之風稍
衰諫有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
諫也當晉平公之時晉雖號爲衰世其朝非無君子
所謂叔向司馬叔侯如膳宰屠蒯皆有深慮遠識以
是只衰世 無賢人然而晉卒以衰者雖有賢人
只緣安頓不定晉之時居六卿之位者皆委靡自私
之人雖叔向女齊之徒不過沈下僚雖有區區之心
無所自盡閒或因職事規正得一二事大體不正故

終難着手以此知亂世未嘗無君子只是安頓不定
然君子在下僚雖不能回國家之大勢然隨小隨大
亦可以裨助國家古之賢者所以自隱於抱關擊柝
之間豈獨全身遠害而已彼亦知其欲因事規正人
君過失也如屠蒯之舉爵則諫可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

戎伐潁九年

自春秋以來論霸業到得晉平公之世最衰以其侈
泰懦弱失諸侯文公霸業自襄公以來最衰莫如平

公最可罪亦莫如平公自五霸初起齊桓本是尊王
其後晉文公河陽之狩雖有以臣召君之罪然尚有
依傍王室之名自襄公以來雖不及文公之盛尊王
室之意漸衰然未有如平公憑陵王室觀周甘人與
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前此只是
不能尊王室尚自未敢伐雖如鄭伯射王中肩卻
是王先伐鄭鄭伯不得已而禦之使中國諸侯敢伐天
子平公實啓其端故王使詹桓伯責晉以爲我在伯
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

也伯父猶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其辭甚峻周之東遷緊諸侯是賴言語不會如此峻故其告命之辭無非撫摩獎勸而已到此言語卻如此非周之強能然亦是晉無禮之甚深犯周王之怒當時賴有叔向調護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之事非一蓋當時五霸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不知尊卑只問強弱不知邪正只計利害猶賴當時有叔向尚知尊周之義調護韓宣子使

不爲己甚固則可嘉然叔向之言復謂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其言似是移於習俗而不自知蓋天子諸侯本非校曲直之地到此亦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宣子不知尊周固不足道賢如叔向亦以爲等盡而校曲直以是知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

十年

晉平公之喪諸侯遣諸大夫送葬鄭子皮欲以見新君之禮行子產止之以鄭之小所費不貲必將盡用則鄭必困子皮固請以行及旣葬諸侯大夫皆欲見

新君惟叔孫昭子以爲非禮叔向果辭之諸大夫皆
無辭以退子皮遂盡用其幣而還一如子產所料子
皮歸乃自歎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
我則不足又言我實縱欲而不自克觀子皮數語能
深自克責如此因觀此一段見得天下事聽言甚難
以子皮傾心聽子產言無不行初聞授之以政旣以
國事歸之後來諫尹何爲邑又曰雖吾家聽子而行
國事家事旣一委心聽之到用幣一事卻信子產不
過到得果然有害而無益方悔其初之不聽子皮自

言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是的當言語凡人舉事或
得人勸之豈謾然不知正緣私慾不能自克故爾觀
子皮言雖此一時之語想後來自克之愈深以其言
有力也蓋當初聽子產之言豈不欲從又恐僥倖可
以見新君看得不真二者交戰於胷中故終歸一邊
去惟兩者交戰不能自決此自克工夫所以不能用
也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皮
可謂能自訟矣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

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

同上

楚靈王以強暴兇虐之力吞滅諸侯固非一國至滅陳滅蔡是失人心最深處他當時要滅陳奉孫吳要整頓社稷及其聽命遂滅之本以定國誘之而終之以滅國此固是逆人心之大處到得滅蔡又以甘言重幣誘之到得蔡侯既至遂饗靈侯於申醉而執殺之又刑其士七十人乘其虛而滅其國此兩事最是逆人心之甚者唯其如此故後來靈王所以不得其終其初靈王威行於諸侯固自滅蔡始而靈王喪身

亦起於滅二國正緣棄疾在陳與蔡合謀遂弑靈王
於乾谿觀靈王之所以死不在其他而在陳蔡正緣
滅陳蔡失人心太甚故禍端起於人怨之最深處以
此見天理不可誣且如秦滅六國皆以兵伐而取之
雖無道行之猶自干戈相持勝負已分唯楚最無罪
獨以重幣誘懷王而殺之其後天下亡秦禍端亦起
於楚之遺民蓋其滅楚亦是逆人心之大處當時言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以此見人心之怨之深者不可
支也楚靈王秦始皇之亡其揆一也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遠掩使蔡洧守國奪

成然邑

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十

三年

楚靈王之亡自爲令尹之後以至於弑於乾谿之前
無一日不得其志所以志得意滿終於喪其身譬如
人平時或有疾病一警動之故其起居飲食調護未
必不保其生若平時無疾恃此恣縱一旦有疾反至
於不可救藥靈王所以死正緣平日略無齟齬所以

直至眾叛親離不可救處靈王之亡正緣楚最強盛之時晉室既弱諸侯皆在下風邊楚之國如陳如蔡皆已相繼吞滅當時天下大勢盡歸於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心無厭亦速其亡左氏敘楚靈王所以致叛亂之由如所謂殺大司馬遽掩而取其室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使爲郊尹等數事其所以致人怨非一端然君子看靈王所以亡固是如此然亦不專在此只緣許多仇怨之人皆置在腹心之地此所以亡然看靈王敢置此等人於腹心之地正緣他輕視一世

以爲天下之人皆無能爲所以如此當其未亡之際
見得甲兵之眾土地之廣四方諸侯莫不拱服自視
不勝其強及至眾叛親離彷徨無措孑然一身周章
山林之間到此許多意氣都不見了以此知靈王不
曾見得真強弱前日所以橫行四海臣服諸侯下視
一世而不知其所謂強者當時盡是外面虛氣湊合
得成一箇強亦非真強到此眾叛親離師潰之際都
無預於一箇身已處外面虛氣都解散了只孑然一
獨夫而已靈王非特外面之強是假虛氣雖一身之

強亦是假虛氣觀其卜龜有小天下之言則以一身之外無加於我及乾谿之潰到此都無策如右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則曰眾怒不可犯欲乞師諸侯王則曰皆叛矣以此知前日外面湊合得成都不干楚靈王事正緣他只看得外面甲兵之強土地之廣養得許多虛氣此亦爲無道人君之戒當時靈王之所以亡固是眾怨交作正緣公子棄疾觀從擣其虛而入其國蓋乾谿之師父母妻子皆在內惟其據根本之地士卒各顧其家蓋靈王所以亡也觀此亦是

用兵之法且以孫權取關羽當時其勢甚不可禦卻
得呂蒙陸遜乘虛先入荊州是以關羽之師皆潰當
時楚雖無道其權謀威力尚赫然若非先據根本之
地如何便滅得他楚人所以滅得靈王蓋以先據根
本之地故也